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首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諱

經部三

田間詩學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田間詩學十二卷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為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王安石楊時范祖禹呂祖謙陸

佃羅願謝枋得嚴粲輔廣真德秀鄒忠允李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薈採於他書陸羅二家本無詩註薈於釋草木鳥獸之名引其埤雅爾雅翼也自稱毛鄭孔三家之書録者十之二集傳録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録者十之四持論頗為精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徐元文稱其非有意於攻集傳於漢唐以

來之說亦不主於一人無所攻故無所主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其言深得澄之著書之意張英又稱其嘗與英書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攻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案二書所紀時代多不可據此語殊為失考謹附訂於此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

以平生所親歷云云則其考證之切實尤可

見矣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凡例

一是編一以小序為斷小序去古未遠其世次本末雖未可全據要不大謬也鄱陽馬氏極推小序而夾漈鄭氏力闢之朱子乃每主夾漈之說夫詩之為道未有直陳其事直寫其意者也大抵含蓄詠歎使人得其指於意言之表使非序一言以斷之曰此為某事也後之人何所據以解詩即夾漈亦何據以駁序說之謬哉若舍序以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傅會

即穿鑿詩學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小序者詩題下發端二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只此謂之小序蓋古序也此下諸語不過即其說引而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往往傅會左傳國語以為之余不敢槩從也

一衛宏之學傳自毛公是毛傳在序前矣而詩序作於衛宏宏之序小序下發明數語者是也若小序兩語自屬毛公所師授毛公本之以作傳者也鄭康成為

箋以暢毛公之說孔穎達復為正義并演鄭氏之旨於是毛傳始益大明然鄭與毛亦時有異同大抵鄭信讖緯故多異說未若毛傳之醇正也

一朱子集傳半遵毛鄭間出已意明白易簡迥出於毛傳鄭箋之外確不可易矣而亦有過於拘泥者理學之談未可槩為風人語也至於變風諸作大半目為淫奔此皆由鄭夾漈誤之吾不敢從吾之從朱猶之從毛鄭二家取其是者而已矣

一宋元明三朝治詩者數百十家其書至多以余所覽僅數十種擇其議論精當能發昔人所未發者具錄之餘未能徧及也其引據姓氏備載於前

一詁釋皆本爾雅而佐以陸氏佃羅氏願兩家之攷據於禮樂制度草木禽獸之名亦頗覈矣至於山川地理古今異名都邑形勝時移代易徧稽輿圖兼以遊蹤所至到處詢訪似於圖誌所載尤為詳核

一京山郝氏解余初受經時先君子即授以是書因知

有小序大序之别而解經斷宜遵小序也特郝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又往往足以發明集傳其功不可誣也

一晉江何玄子先生作詩經世本向譎南曹時剞劂甫竣即持以示余使為校訂余少好異書見其以詩編年混風雅頌而一之則大駭祕為帳中物今讀之其牽強杜撰頗多至於攷據精詳有恰與詩指合者亦

存之以備一說何先生授余以易又授以詩其教不敢忘也故録存者多而亦時加辨論要之先生書自成一家言孤行於世不必以經學相律也

一毛鄭孔三家之說為朱傳所不録而是編間有録者則書毛云鄭云孔云以別之或朱傳不宗三家而自為說者亦書朱傳以別之若朱子既引三家說以入傳矣則槩載之編中不別其姓氏也

一是編多采先儒緒論凡引據甚多者則稱某氏其或

間有引者則直著其名毛鄭孔三家則姓而不氏朱子集傳直稱為註集註之外又有他書所載朱子論詩之語則書朱子以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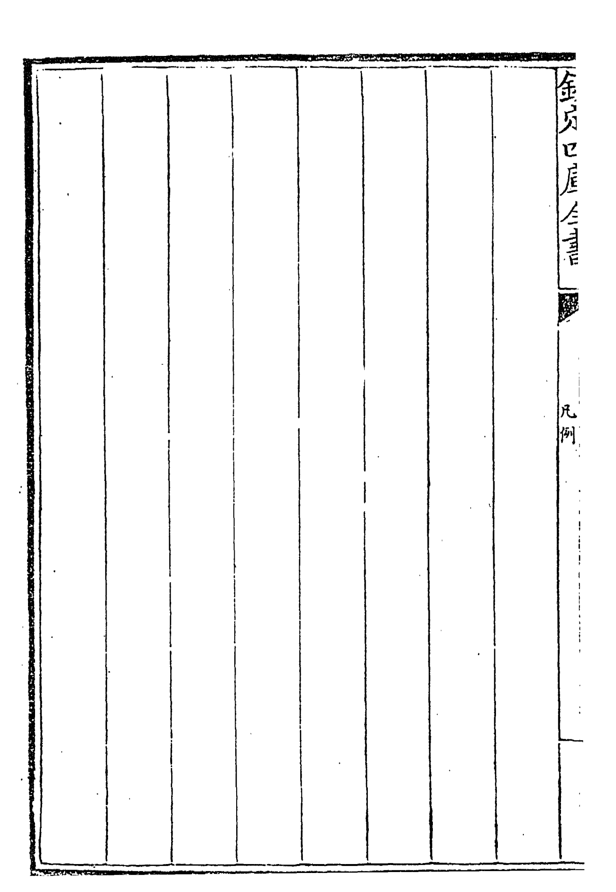
一是編毛鄭孔三家之書録者十之二集傳録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録者十之四編中有云按者多係攷據典文圈以別之愚按云云則某之私說也又另起以別之其說或於三家與朱註之旨互有異同者為之正之或諸家引證有未核言之有未暢者為之核之

暢之有言之醇疵各半者則去其疵而存其醇間有出於己所刱見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一詩題下具録序語依註疏本也詩篇後總其章句若干係以論斷依集傳本也其中或援史論或引古語或諸家異同竝載以俟折衷或特標己意微有體認大約以補章句說中所未盡者有得輒録或載諸前或載諸後要無大分別也

一是編自乙卯春始事家無藏書命兒擣禄從友人家

搜録諸本擇其粹精者手自編輯凡七易稿始成其平生老友片言必紀或子弟及門一言可采者亦并載入



田間詩學卷首

桐城錢澄之撰

詩總論

六藝論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疏云蓋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舜誡羣臣使之用詩則用詩規諫舜時已然　按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戒勗皋陶與舜相荅為歌即是詩也虞舜所

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于堯明堯已用詩矣　陳傅良云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為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關雎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

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班固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

愚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萬世言詩之始明詩之即以為樂也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徳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則詩之為詩不于辭句而于音律明矣序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非聲音之道烏足以感動乎謝良佐云詩猶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則不然愚謂歌曲之能感動人者亦聲音為之也古之詩音為主而辭以叶之今琴之有音無字者多矣皆謂之琴曲後之人從其音而協以辭即其辭而暢以理然不欲毫髮有戾于音夫詩亦猶是也孔子弦歌三百五篇以合于雅頌是篇篇可弦而歌也秦火以後詩獨存諸諷誦亦以音存也是故風之有十五國雅之有大小與

頌之為頌皆各以其音非後世章句之儒所得以義理分別也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先王以六經垂教惟詩禮樂之用最切詩禮樂雖分三者其用則一他日詔伯魚以學詩學禮而樂即寓其中矣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則禮樂皆寓其中矣孔子之教弟子彈琴咏歌造次不輟故晏子譏其絃歌鼓舞以聚徒也　記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是三百篇不獨可歌亦備乎弦舞之音節矣　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疏云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商角徵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音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模以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也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于樂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音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識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　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

之器彈宮則衆宮應然不足為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左
傳曰若琴瑟專壹誰能聽之即聲必須雜之義矣故曰
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自別樂記註雜比曰音單出
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以聲變乃成
音音和乃成樂耳　按初作樂者准詩而為聲聲既成
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故
曰主文而譎諫所謂主文者謂合于宮商相應之文而
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也　郝氏曰聲與詩異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此聲與詩之辨也夫子謂鄭聲淫非鄭詩淫也記曰鄭
音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辟
驕志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
國風未有宋詩也所謂燕女溺志是何詩與以聲罪詩
誤矣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
宜何歌師乙謂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
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葢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聲與詩自別鄭氏疑商齊與風雅頌竝列為歌則是以齊為齊風商為商頌矣彼謂商為五帝之聲齊為三代之聲者何以稱焉按齊即營丘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商者契始封之地今商州也至相土始遷于商丘

夾漈鄭氏曰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聖人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漢初去三代未遠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迨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議者謂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華三詩同節故

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至晉世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

馬氏曰詩之被于弦歌也以爲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序者以爲美刺之辭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斷章取義非曰此燕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

也何預于燕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何與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晉荀偃曰歌詩必類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

愚按此數詩必其音樂之節奏有協于諸所行之禮文而不論其辭義也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詩無貍首諸侯僭而去之孔子録詩不得也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華謂之升歌三終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謂之笙入三終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之間歌三終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正曰正樂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于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　按笙

以笙吹詩間歌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迭而作也

宋寧宗時姜夔進大樂議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鼓奏之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遂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所謂吹以管也周六笙歌自南陔皆有聲而無詩笙師掌之以供祭享所謂吹以笙也凡祭升歌清廟徹而歌雍一大祀惟兩歌詩

宋神宗朝楊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謂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

愚按唐開元鄉飲酒禮具樂有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之目其聲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云即開元遺聲朱子疑古

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歎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趙又以鹿鳴六詩為黃鐘清宮自註云俗呼正宮關雎六詩為無射清商自註云俗呼越調按正宮則宮聲七調中之一調越調則商聲七調中之一調也豈十二詩專用宮商二調邪凡樂無五音即不成聲猶聲高下不備即不成歌陳暘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樂府之以清商名者調法之名也方樂地謂詩三百篇皆樂也正調即雅樂也樂不過高下疾徐錯綜而合節奏為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者不能違也較今俗樂側調低二字為正調即雅矣七調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五字即吹家所謂五凡工又上一四六勾合之十字而四字一字上字凡字五字各有高下二音共為十五字也簫笛去合四勾用

七字吹者每一調則閉兩字琴有七弦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是也以二聲相合命之曰仙翁以和其調皆七而用五耳

二南論

二南皆為文王之德周召二公施行之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之國莫不從化是也朱子謂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先儒以周南為文王聖人之化召南為先公賢人之化其說鑿矣　周公封魯召公封燕皆元子世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宮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僖九年公會宰孔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召也平王以西都

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别于東都受采存周召之本名又非復岐周之周召矣　嚴氏謂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近犬戎故化獨南行也　郝氏曰周岐豐也岐今岐山縣豐今鄠縣周家王業始造之地文王以聖德治岐豐化行梁荆梁荆在岐豐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間也　六州者雍梁荆豫徐揚其屬紂者惟兾青兖耳

愚按吕氏春秋紂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蓋令千里之地聽文王節制管子所謂賜我先君履猶後世所謂州牧也是三分有二正朔猶殷特文王之教令賞罰得以行耳又云文王不敢受為民請去炮烙之刑史記云獻洛西之地即此是也是洛以西皆屬文王皆紂所賜彼自有國君而以文王為方伯也　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是後王時作武王定天下始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令何彼篇有齊侯之

子而甘棠篇有召伯之稱皆非文王為西伯時事也郝敬以二南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也愚觀二南皆文王時之詩惟此二篇後人所作其一為召伯而作其一古者王姬下降必有同姓諸侯主之此當是成王之時王女下降召伯主之也故後之錄詩者併以系之召南說詳二詩解中

先儒謂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按儀禮鄉飲酒合樂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召南則鵲巢采蘩采蘋未聞二南之所用有不同也燕禮亦然且射禮天子以騶虞為節乃獨取諸召南何邪二南于君皆稱公侯又足驗文王未嘗受命稱王矣

鼓鐘之詩曰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謂以籥奏二雅二南也若文王世子有所謂胥鼓南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疑南之為樂古矣未必即二南也而二南之詩其音節必協于古之南籥故因以南名邪

十五國風論

考十五國風其次第先後相傳各有不同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周大師樂歌之次第吳季札所聞者是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毛氏詩詁訓傳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玄詩譜之次第也周樂次第在孔子未刪詩之前鄭玄詩譜特以己意次其先後先儒相傳一依毛傳為正　疏云周召風之正經固當居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定說若以先後為序則齊哀先于衛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世之先後也若以國地為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後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若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得後作先采先作後采是不由采得為先後也

先君子敬修先生嘗謂即國風之次第可以觀周室之世變焉二南王業之始基也而次以邶鄘衛衛紂都也方文王化行南國聲教獨阻于紂都故風俗之淫亂至妹邦而極雖以康叔武公之德教而不能變次諸二南之後使其風相形而益著也以見被文王之化者其風如彼不被文王之化者其風有如此衛風之後即次以王王猶衛之續乎幽王以褒姒亡周紂以妲己滅殷妹土驪山千古一轍黍離之詩何以異于麥秀之歌哉蓋周之東遷去亡無幾矣隨平王以東遷者鄭也且以屬宣之親諸國莫親于鄭故次以鄭自東遷以後天下不知有周久矣賴齊桓晉文主盟中國諸侯知尊王室奉為共主者數百年王者不作天下何可無霸主哉故次齊次晉魏之先于唐猶邶鄘之先于衛序諸先者明其為所併也秦雖不能爭盟上國然其君實足以霸且晉之有晉秦之功也故次以秦至于陳靈公不道見殺于夏徵舒中國無討之者使楚子入問其罪卒以縣陳問

咢之心自此啟矣錄陳風者不第傷人倫之道絶抑亦傷中國之無霸主也季子聽歌詩自檜以下無譏焉微之也然而檜之卒章有顧瞻周道之悲曹之卒章有念彼周京之歎錄詩者蓋惓惓不忘乎西京也且以平王東遷于王城敬王又東遷于成周成周者狄泉即曹詩所謂下泉也周自此益東王氣盡矣于是復溯王業之始而終以豳豳風者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戒成王後人又取周公所作與凡為周公而作之詩皆係之豳以為周之太平由公致之也殆不勝今昔之感矣

愚按先王盛時凡列國之風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列于樂官而于其中施賞罰焉自東遷以後巡狩述職之典不行諸侯不貢詩太史不陳詩久矣然吾觀變風之作大抵皆春秋時事周太師類能歌之意必桓文主盟率諸侯共尊周室修復故事惟時天子雖不巡狩采風諸侯猶時貢其風謠以存述職之遺意不然

春秋列國之詩何猶領諸周之樂官而播諸列國大夫之口邪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謂不能如先王時因詩以行黜陟之典耳于是孔子作春秋用褒貶以代賞罰嗚呼詩以霸主而存春秋因霸主而作齊桓晉文之功曷可誣哉

鄭云孔子錄夷王懿王時詩訖于陳靈公謂之變風變雅按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衰自懿王始公羊傳稱齊哀公烹乎周受紀侯之譖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夷王王命為衛侯由夷王始是夷王身失禮也變風之作齊衛為先皆當懿王夷王之世程大昌曰南雅頌樂詩也若邶至豳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

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

愚按大戴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八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據所載鹿鳴白駒為小雅餘皆二南南雅或可通稱伐檀非魏風邪何以亦列于雅樂邪則謂十三國之詩不可入樂謬矣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併及于十三國而季札聞之即能辨其國風無有異也古樂以人聲為主而律以和之豈有可歌而不可入樂者乎朱子引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孔子弦歌三百篇以合于雅頌之音漢初瞽史之徒類能歌三百篇若以十三國詩不入樂章則瞽史肄習之何為乎吾意南雅頌皆王朝國中之音神人所共習者此十三國之風土既殊聲音各異故雖

備諸樂官而不用之燕享祀也凡歌一國之詩者意必各從其一方之聲如今之唱南曲必操吳音唱北曲必作北調不然季札何以聆其聲而知其國也孔子謂鄭聲淫蓋惡其聲之好濫淫志易以溺人耳豈以其詩哉

十三國之外其風不載者何也按譜曰陳列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號不承天子之風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于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宋魯亦無風何也曰有而不錄也宋為王者之後周以為客魯以周公之功亦以客禮待之凡巡狩述職不陳其風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故夫子錄其頌

凡詩皆可入樂而以南雅頌十數篇為燕享祀樂章者蓋周公制作時所定也禮樂既定後有作者無緣增入至于瞽史未嘗不肄習之不然何由領諸樂官季札得以盡觀耶詩有正變之分亦由是也今所謂變風變雅其詩皆周公未及見者凡周公時詩皆為正

也獨是豳詩本周公所作或周人頌公之詩而亦儕于十三國謂之變風何耶他詩或公姊于自伐不入雅頌被之樂章可矣若七月篇述祖德以戒成王其體居然大雅而以為風且以為變風因先儒序詩列諸十三國之後遂相承以為變風謬矣或又以為聲不入樂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則豳詩之入樂古矣周禮又以祈年龡豳雅蜡祭龡豳頌當即此一篇八章中取其音體各近者分別用之而今以甫田等詩為豳雅良耜等詩為豳頌恐未必然

二雅論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删正之前矣何楷云雅者樂器也周禮笙師職云舂牘應雅以教祴樂祴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舂牘應雅四者所以節之也　陳

暘云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欲其訊疾不失正也按賓出以雅用祴夏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　子夏曰雅者正也程子曰雅者正言其事張子厚云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而朱子則以為正雅之歌也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宴或下就何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宴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合周南關雎等詩也觀其次第以歌以合則大雅之尊于小雅審矣　劉公瑾云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無歌大雅者足見大樂為天子之樂與小雅殊也　疏曰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本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

愚按孔子删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之中其音徵有不合于雅者頌者皆在所删已

朱子云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惟人君可歌馮時可云小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天子述祖之詩蘇轍云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而蘇軾言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嚴粲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耳葢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竝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郝敬曰小雅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

小雅之聲飄姚和動風之類也

大雅之聲莊嚴典則頌之類也

愚按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不知常武之興師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嚴粲謂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則小雅之天保六月車攻吉日等詩非純乎雅者耶大雅之棫樸旱麓靈臺鳧鷖等詩非雜乎風者耶蘇子瞻謂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于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然大雅雲漢之詩作于仍叔非周大夫乎小雅何人斯之詩作于蘇公非周卿士乎程大昌云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陸深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筦曰小雅筦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為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也此數說彷彿近之吾嘗觀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雅樂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魏武帝平荆州獲杜夔為雅樂郎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惟夔好古存正然雅音卒以不傳隋開皇時樂工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萬寶常所為獨歸于雅正不為時人所好唐貞觀開元之時所用者皆教坊俗樂太常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後知孔子所謂惡鄭聲恐其亂雅樂者非鄭詩也鄭聲即梁惠王所為世俗之樂猶云新聲也凡聲之足以悅耳而感人心志者皆鄭聲也唐時不能習俗樂者乃習雅樂杜夔之不能與柴玉左延年爭寵而萬寶常不為時人所好則雅音不如鄭音之悅耳審矣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淡則雅之為音可知令之樂由古之樂也吾意小雅者雅音而微通乎俗聞之者猶足以感動故曰近于風也大雅則其音益淡其體益莊時俗皆不足

以聽之故曰近于頌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近于頌則大雅之不悅耳較小雅尤甚又可知矣故小雅以用之燕禮鄉飲酒禮所以通人情而合歡也大雅則直用之饗祀以致敬也是二雅固有一定之音體王政既衰變雅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也變者亦播之于樂或無算之爵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其詩在制禮之後其樂不常用耳

三頌論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　按此惟周頌耳其商魯之祀則異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

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班固曰成康殁而頌聲寢
王澤竭而詩不作葢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于前故
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極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
也　歐陽修曰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
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
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
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　朱子疑魯不應有
頌石莊曰列國凡有宗廟必有宗廟之詩詩必皆以頌
為名不特魯有之也魯之異于列國者升歌清廟下管
象舞耳凡太史陳風采民間之歌謡而已諸侯自詠歎
其祖功宗德于民風無涉故天子不得而見然則列國
之頌何其絶不一出曰逸詩多矣安知無雅頌雜乎其
間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
以鼗將之樂記曰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
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此賜之天子
者也不則自為之者也若駉駜泮閟魯也他國可以類

已

愚按周成王以禮樂賜魯伯禽使祀周公魯于是乎有頌當時升歌即清廟之什諸篇而徹祭即雍詩也明堂位所云魯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是也其後魯遂用之羣廟至僖公之世去周公已久宗廟所歌者皆天子之樂章自覺其僭故季孫行父請于周命史克作之以示不僭之義　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魯于是有頌以為廟樂其後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至季孫行父始請命天子頌僖公能繼伯禽之烈天子命史克作為四詩使聲于其廟體近國風亦有辨也以其出自天子賜也故夫子存之而他頌盡削

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據正樂而言謂某禮當奏某樂某樂之章或取之小雅或取之大雅某樂之章當取之頌使各得其所耳　鄭樵曰三代既沒漢魏以來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

則頌亡如鼓吹曲相合歌雜風與雅合而用之是謂風雅不分然皆享燕之樂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是風雅猶可通歌也古者雅用于人頌用于神漢武帝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于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于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及明帝定四品有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是雅頌無别也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

愚按古者享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是以雅合頌也諸侯歌文王合鹿鳴是以小雅合大雅也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合周南關雎也是以南合小雅也是饗燕之禮南雅合用頌亦可用之于享特雅未嘗有用之于祀者耳

古序考

漢興有魯齊燕三家之學皆列諸學官司馬遷曰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又云齊燕魯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所傳惟外傳十卷耳魯詩出於浮丘伯浮丘伯荀卿門人也齊燕不知所從受而韓氏之學自謂不如易深最後毛公詩出稱得傳於子夏不與三家同以授毛萇然其本亦出荀卿云　毛公者魯人名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傳至東海衛宏字敬仲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鄭康成氏遵暢毛旨特為之箋又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三家遂廢鄭又著有詩譜按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譜焉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蓋詩之大綱也自後言詩者不越毛鄭為宗　按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之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十九年故鄭謂夷厲已上歲數不明據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而得春秋次第以斯立譜　鄭樵謂漢興四家之詩毛詩與齊魯二家皆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毛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謂大序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

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字蓋傳於當時采詩太師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為之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　程大昌云古序之與大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謂之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茍二書之所不言而古詩又無明證則第能附和詩詞順暢其意未有一語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以見序之作凡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范晞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録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愚以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就詩序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

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令深得經意不過發明其已言之事而已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至風之為體比興之事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及作之之意者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茍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叔于田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詩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詩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

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深味四詩之旨其歎行役之勞苦序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辭無異也此詩之詞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文公又謂夫子於鄭衛葢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存其詞於詩以為戒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之乎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不倫者亦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鄭伯如晉子辰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作也然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六詩之旨意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郝氏曰按各序首一句為各

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夫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註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略亦曲盡矣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凡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間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序首為宗記曰詩言志故古序即是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則序不及但道詩所未言後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廢也　又曰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於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為文王詩武事為武王詩非謂其詩即作於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為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即作於其時凡美刺代言者謂即其人自作固矣朱子又專以史傳質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左傳牽詩屬辭耳豈真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季札觀魯

樂先孔子刪詩五十有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而反謂序附會左傳豈不倒見耶

愚按各篇小序皆載在篇首之下而關雎篇首所載者鄭氏與朱子皆稱為大序惟分段各異今特錄於左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鄭玄以小序止此自此以下為大序子夏所作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朱子謂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此為大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

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郝氏云鄭玄以詩三百本事為小序謂子夏與毛公合作蓋首句本古序不詳作者姓氏相傳子夏受詩遂疑為子夏作是未可知也下為毛公申說古序則是矣又謂自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為大序亦子夏作非也毛公序說多游衍旁通而關雎首三百故於此總論全經大旨末仍歸關雎本屬一篇而朱子割取詩者志之所之以下至詩之至也別為大序令依古本合之皆毛公作各篇古序惟首一句耳

愚按極詆小序者夾漈鄭氏也極推小序者鄱陽馬氏也先鄱陽而推者廬陵也後夾漈而詆者紫陽也若二

南列國非據小序何以知作詩之指至其牽合無據往往有之不可廢亦不可盡宗也所謂序者篇首語也傳者每篇之句解也古皆謂之傳箋者鄭玄作也孔穎達謂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疑別有傳焉疏者本劉焯劉炫之舊文而孔穎達為之刪增者也

附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攷其首句為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

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愚按朱子序辨以序非孔子子夏之作而出於漢儒蘇子由亦云詩序若誠出於聖人則序若是詳矣聖人刪詩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是序之為漢儒所作審矣然吾觀序之首句其所從來者

古毛公因是以作傳而衛宏受之乃增益其說以足成序文而朱子謂首句已有不得詩之本意者亦刻論也大抵漢去古猶近學者皆有師承遞傳而失實者容有之然未若後人之無所禀受而一以己意推測得則偶合失則全為妄說矣若鄭夾漈之於國風大半目以淫奔者是已故吾寧右漢也

田間詩學卷首

田間詩學卷一

桐城錢澄之撰

國風

朱註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以列于樂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周南召南譜略

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周先公太王避狄難自豳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是天下三分有其

二以服事殷故雍梁岐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為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爾　郝氏云周岐豐也召亦岐周地名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畿內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昔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召南無周詩

蓋專言化之及遠也

周南一之一

關雎　序曰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全序載在卷首據鄭氏自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為大序以此為本序今從之　鄉人謂鄉飲酒禮是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也邦國謂燕禮是諸侯燕飲其臣子及賓客之禮經云遂歌合樂周南關雎是也　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其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又云夫子喜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

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巾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　黄佐云燕禮鄉飲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乃合樂三終以為亂亂者樂之末章也關雎雖為風始以合樂在升歌間歌之後故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孔云關雎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　列女傳言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　雎左傳作鵙郯子云少皡氏以鳥紀官鵙鳩氏司馬也杜預註以其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河北方流水之通名　毛云窈窕幽閒也　孔云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　窈深遠也窕深肆

極也唐詩云窈窕九重閨魯靈光殿賦云旋室便娟以窈窕皆指所居而言 逑通作仇匹也怨偶曰仇反言之也與公侯好仇同義 匡衡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為宗廟主也

思按宗鄭說者以太姒思淑女為助祇據序語云然毛氏以淑女指后妃朱子謂文王宮中之人于后妃始至見其德而作此詩則序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皆自宮人稱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陸佃云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荇說文作莕菨余也亦作接餘 流爾雅云求也荇菜叢生水

中蓋順水之流而求之也按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意或為芼羹之用耳　祭統曰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薦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　輾說文作展展之為言舒也轉則運動之義反復也側旁也因展轉而至于反至于側也皆臥不安席之意　朱註此本其未得而言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說文云捋取也　芼爾雅云搴也邢昺云擇菜也謂求而得之多則可以擇而用之也菜和羹曰芼

陳祥道云鄭氏謂房中之樂不用鐘磬此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　鄭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朱註此章据今始得而言

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　按琴瑟友之所以寫其親愛自始得時言鐘鼓樂之所以鳴其和豫自既得後言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毛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則淑女即指后妃也鄭氏以為后妃求賢女之助而三夫人以下皆化后妃之德樂后妃之事然皆不指作者之人朱子謂文王得聖女為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是詩

愚按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是也或疑宮人不知何指如以為王季之宮人則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預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也如以為文王之宮人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蓋

必嫡夫人至而姪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而先有宮人者也考皇王大紀稱昌為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姒謂太姒至時王季固在文王無宮人審矣然嘗讀大明之篇而疑大紀所載為不足據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為文王即位之初年矣其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一皆由于文王未有一語言承王季之命而行者若云大明專美文王雖王季尚存要以文王為主夫娶妻必待父母之命父在子得自為主乎周書無逸篇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即位詩言文王初載蓋即位之初年也吾不知太姒此時為年幾何若正當及笄之年則文王且五十年齒不相當也大明詩有曰纘女維莘纘繼也吾疑太姒為文王之繼妃因悟大紀稱昌為世子娶于有莘者非太姒也意必前有莘女不祿無子文王中年艱于嗣

㣽續娶于莘而得太姒有不妒之德因有則百斯男之慶故周世歌誦之比其功于姜嫄也若是則關雎為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　按鄒氏忠㣽亦有是説特疑古者諸侯不再娶或周制非殷制也按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戴嬀魯惠公之元妃孟子薨繼室以聲子生隱公非嫡也又娶于宋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則周制諸侯再娶之証矣文王續娶于莘猶惠公續娶于宋也　據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小戴謂文王與武王三齡以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是文王歿時武王已八十二歲書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克商之後享天下尚有四年當享年九十九不止九十三也二戴葢自相矛盾矣武王崩時成王年纔十三是以八十五生成王也　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

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即位克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殁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如以太姒為文王之始配以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例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太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如管魯蔡曹郕霍衛聃皆同胞也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衆

如許耶

葛覃　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何氏云此詩為歸寧而作太姒在父母家所習

者惟女功之事今已出嫁猶不變其素履以為不如是不敢歸見父母故序謂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註云覃延也施移也　黄鳥搏黍也或謂之黄栗留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黄栗留看我麥黄葚熟否亦應節趨時之鳥也爾雅云木族生為灌灌即叢也言葛而及黄鳥狀初夏之景物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莫莫茂密貌按莫本古文幕字曰莫莫者取稠密陰晻之義　毛云濩煑之也釋文以為瀹薀以水治之也　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以絺精而綌粗故貴絺而賤綌也　緇衣紀云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服之無射為言要以古人之無斁盡如此服矣　朱註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不忍厭棄　張敬夫云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而咏歌其勤苦此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云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昏禮註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女師女出嫁隨以往按襄三十年宋災伯姬待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此女師隨往女家之一証也言告師氏是已告于師氏也言告言歸俾師氏以歸寧之意告之舅姑夫子也　毛云污煩也鄭云煩撋之用功深阮孝緒云煩撋猶挼抄也夫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禮服也蓋因女工暇而歸因歸而治服本與絺綌無關而上文服之無斁之儉德亦即可想見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愚按禮父母在則歸寧左傳莊二十七年杞伯姬来是也父母没則使卿寧于兄弟襄十三年楚司

馬子庚聘于泰爲夫人寧是也以文王中年即位娶太姒而尚有歸寧之父母則太姒與文王年齒不相當亦一証矣

卷耳 序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郝氏云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王者所以享諸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由出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傳憂者之興也朱註賦也 毛云卷耳苓耳也本草云即蒼耳麴蘖中用之以備酒漿淮南子稱瞽師

庶女位賤尚枲按枲者枲耳菜名即卷耳也主是官者至微賤是醢人酒人之屬也　歐陽氏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頃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　毛云行列也𢘻師濟濟窒布朝列謂之周行　朱註周行大道也言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傍也

愚按言采采則采非一女嗟我懷人者因筐之不盈而思人之助之也周行大道置諸彼明有懷也以獨采不如共采之易為力喻求賢之宜亟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毛云虺隤病也隤說文云下墜也言山高馬退不能升也　古之酌酒者必

取諸罍字本作櫑刻作雲雷之象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毛云姑且也人君黄金罍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毛云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黄觥角爵也　陸氏云兕善抵觸先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懼其醉而至于抵觸制此以為酒器

愚按二章三章以陟山喻者言圖治如登高然一步艱于一步也懷者懷羣才之共事傷者傷一人之獨勞姑酌者聊以燕飲致其慰勞之情也我者我文王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砠本作岨　毛云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吁憂也　爾雅註吁作盱張目遠望也

愚按末章言如陟境埆之山寸步難進僕馬俱敝徒勞罔功更何望哉言當及其未敝而得人以助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朱子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是詩又云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囚之日而作與夫懿筐非后妃所宜執大路非后妃所宜遵至于登山飲酒僕馬勞僃以擬后妃殊屬不倫毛鄭以為内助文王求賢審官此因左氏引詩誤之也左傳襄十五年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詩曰嗟我懷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毛氏據之凡詩稱周行皆謂之密布朝列因以此詩為后妃思君子躬求哲人布滿在位也左氏斷章取義引經以傅會其説豈可據彼説以解經乎

愚按后妃主内事職陰教善不出於閨壼業不越乎邊饋安有干預朝政與聞人主求賢審官之事

竊以葛覃之詩是太姒始嫁之時猶未離乎女也故為絺綌女功也告師氏女道也寧父母女心也至卷耳則正小君之位已久將以助成王化則求賢審官之事亦宮中所時宜勸儆也　卷耳以備酒漿宮中尚臬之職必有司是事者借卷耳盈筐之難以興為政之不可以寡助後二章皆比體也比之升高歷險不惟已之勞苦難堪而僕馬之罷敝已極金罍兕觥且以是慰勉其勞瘁乎求賢共助之思蓋殷然于言外矣

樛木　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張綱云木上勾曰喬下曲曰樛喬則與物絕故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樛則與物接故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葛藟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得附麗以上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南南土也　陸璣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蔓生　嚴氏云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易稱視履考祥言行與吉會也故不曰禄曰履綏安也雅曰茀禄爾康矣是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說文云蕪也蔓延廣遠之意　鄭云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云縈旋也通作縈說文云草旋貌按三章一節深一節纍繫也荒則奄之也縈旋則奄之周也綏者安也將者助之不已也成者福于是大成也

愚按樛木惟能下接故葛藟始能上附未有上不接下而下輒扳附者也序謂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何氏謂南國諸侯歸心于文王而作文王之德遠及南方如樛木之陰下小國有所歸依如葛藟之得所係書曰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此也嚴氏謂按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近犬戎故化獨南行

螽斯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郝氏云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承

愚按后妃不嫉妒故衆妾得以生子而所生皆為后妃之子故得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朱註比也毛傳缺　毛云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一名舂黍七月詩云斯螽動股　文雖顚倒其實一也　陸氏云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鄭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亦宜然　嚴氏云螽生信宿即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　振奮也謂奮起也重言之見衆多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繩繩說文云有紀貌蓋狀子孫之長幼森然各得其序亦如螽斯之羣飛行列不亂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輯通晉語君輯大夫就車輯或為揖葢通用也詵詵自未飛之時言也薨薨自方飛之時言也揖揖自飛而下集之時言也　振振但言其奮起而已繩繩則有繼續未艾之意蟄蟄又見其安静以處式相好無相猶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愚按螽斯以喻子孫之衆多不以比后妃也惟后妃不妒故子孫衆多有如此篇中全不露此意但言宜爾子孫如此使人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耳

桃夭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傳興也朱註同　周禮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　嚴氏云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孔云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夭夭灼灼並言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　鄭云喻婦人以年盛時行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首章先言室後言家恒之義也次章先言家後言室泰之義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羅氏云麻實謂之蕡麻于植物中最為多子言桃之華色既盛又結子之多如麻子然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陸氏云桃性華葉齊生至于有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　家人謂一家之人上下左右皆處之得其道故不特夫婦相宜一家之人盡以為宜宜只是能相安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愚按桃夭二句言婚姻之及時下二句稱女德也序謂后妃之所致也謂不妬忌則婚姻以時國無鰥民朱子譏其意狹而說疎吾觀嫉妬成俗令人以室家為苦至有不樂婚娶者過時而鰥容亦有之至于門內有妬者舉室為之不安其能宜乎風皆由上始也序說亦未為疎

兔罝　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而西土服金履祥云計此詩必為此事作也愚按序謂后妃之化者以后妃宮中憂在進賢故士類興起下至兔罝之輩爭有進用之思知上之求賢切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朱註興也毛傳缺　毛云肅肅敬也　兔罝捕兔之網椓杙也椓杙所以張網丁丁椓聲也武夫猶言野人干盾也所以禦矢石城所以衛內也　歐陽子云捕兔之人布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　鄭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逵通作馗說文云九逵道也中逵謂九道適中之處

左傳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反妃而言仇猶以潔為汙

以治為亂也好仇言

其德堪與公侯偶耳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陸氏云椓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

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于是焉耳則好德之至也

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遂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

正如日磾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

知其可大用矣　蘇氏云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

不知敬而不可近令武而知敬故可以為干城腹心

也

愚按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皐伯通之識梁鴻皆以其在野能敬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愚按兔罝以喻文王之網羅賢才也丁丁喻求賢之聲遠聞四方也中逵當四方之衝爲人才畢集之所中林則深林隱伏之士皆入吾彀中矣前二章言奔走禦侮之士後一章言運籌帷幄之人也

芣苢　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姙焉按芣苢好生道上牛迹中本草云子宜姙治產難薄言者聊且隨意之辭采采非一采也采此芣苢非一人也求而未得曰采之采采既得

隨地行處皆有曰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說文云拾取也捋詩詁云以指歷取也陸燧云舊說掇拾其穗也芣苢無取穗者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捋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爾雅云執衽謂之袺謂舉衣衽之一角也說文云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李巡云扱衣上衽于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于帶中矣

愚按首章采之有之二句後二章分承掇之捋之采之之事也袺之襭之有之之事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劉向列女傳云蔡人之女既嫁于宋夫有惡疾其母將改之女不從作芣苢之詩芣苢臭惡之草以喻夫之惡疾也故文選用其事而曰冉耕歌其芣苢謂伯牛有惡疾也

愚按后妃有不妒之德致螽斯之慶周家侈為盛德故一時婦人以多子相尚序謂婦人樂有子者是也

漢廣 序曰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云紂時淫風遍于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敎化 鄒氏云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為楚宮有饑鹽飧

之為小東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興也朱註興而比也　毛云喬上竦也說文云高而曲也爾雅云勾如羽喬下勾曰枓上勾曰喬

胡肖嘉云樛木下垂則附之者易喬木上竦則依之者難按木枝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　漢水出嶓冢山至大別山入江江水出岷山東流與漢水合入于海　泳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方說文云併船也爾雅謂之泭簰筏也泳以絕流橫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　嚴氏云此四句轉言女自可求但須媒妁通言六禮俱備不可以非禮求猶江漢未嘗不可渡須假舟楫以濟不可凌忽泳方之耳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云錯雜也月令收秩柴薪註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楚水名一名荆沈括云揚州宜楊荆州宜荆地名因此 翹翹秀起之貌 鄭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士昏禮壻親迎至婦家婦升車則壻授綏御輪以行今曰秣馬謂親迎也 鄒氏云翹薪四語與章首四句遥對蓋喬木不可休錯薪則有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有可効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蒿蔞也一名購郭璞云蔞蒿也　許慎云馬二歲曰駒孔云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下為駒古者駕車兩服兩驂服必用壯馬驂則可用其次者耳

漢廣三章章八句

朱子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

愚按風俗之貞淫以女為主男子之犯非禮皆因女子之可求而始犯也不可求而邪念息矣故序云人無欲求犯禮者由貞潔使之然也夫見游女而欲求此發乎情也知其不可求而反于禮此止乎禮義也王者不能強人使無情而使其發而能止則教化之入人者深也

汝墳　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申培說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

詩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朱註賦也毛傳缺　遵循也汝水說文云出大盂山黃柏谷西墳大防也楚辭云登大墳以遠望則山墳亦汝水厓之高土或云今葉縣界內有汝墳城遺址徐鍇云條自枚而出枚自條而出　惄慼通恚而不得之思調飢言飢不可忍急欲救之如調理病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云肄幹也斬而復生曰肄　左傳晉國不恤宗周之缺而夏肄是屏謂杞夏餘也　遐遠也言文王不

以我所居逺于周地而有棄我不恤之意也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云魚勞則尾頳魴魚本白勞于網罟尾變而赤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自寛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民雖怨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于泮散其可謂至徳也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朱註汝旁之國被文王之化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愚按此汝旁之民聞文王之徳化而思得一見也汝去紂都近去岐周逺墳厓最高又有樹以蔽之思文王而不見故欲伐去條枚條肄以望西土耳蜀先主送徐庶既别望之不見令伐其當所去路

之樹以望之望窮不見而後罷詩亦猶是意也篇中有未見之憂既見之喜急欲親近父母耳

麟之趾　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郝氏云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編詩者取德脩瑞應之義著王道之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傳興也朱註同　說文云麟牝麟也麟之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仁之見于趾者也振奮也振振者言其家教仁厚公子皆奮發興起以為善也于嗟歎息稱美之辭

愚按振振言其子孫之將興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爾雅作顁　毛云題也說文無顁字當通作頂頂顛也所謂額也　註引或云麟有角而不以抵也姓孫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孫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陸氏云麐似麕圓頂一角故西狩獲麐曰有麕而角也傳曰麒似麐而無角漢終軍傳曰麐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陸氏云始于趾終于角每況愈上　朱註謂同高祖為族按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于已之孫此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已視之則為曾祖自已孫視之則為高祖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已祖

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曽高下推以及已之曽玄此以五為九也謂之九族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愚按此詩美文王之子孫稱公子文王未稱王也文王以后妃不妒子孫衆多詩人以多固可羨而賢尤可羡也有關雎之德以行螽斯之慶而後有麟趾之祥麟非麒也其歸美后妃乎或曰公姓公族文王時尚未有也公子之振振羨辭也公姓公族之振振祝辭也三章皆咏麟德趾則膝以下也故曰公子定則視我居上矣角則益上矣故别以公姓公族非以趾屬子定屬姓角屬族總賛麟耳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一之二

鄭譜載周南内按譜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公旦公奭之采邑周左召右則

召為漢扶風地今鳳翔以西諸屬是
也舊謂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

鵲巢　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孔云后妃夫人
皆指太姒也周南王者之化故稱
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傳與也朱註同　毛云鳩鳲鳩秸鞠也淮南子
謂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蓋鵲巢
開戶向太乙而背太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善
為巢者莫如鵲也　鳩壹宿鳥也謂壹于所宿之木
一曰祝鳩或曰鵻與鳲鳩皆壹鳥也尸鳩性壹而慈
祝鳩性壹而孝故有尸祝之號禽經曰拙者莫如鳩

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鵲修巢必以小雪日其上梁必吉日也門之向歲必更四月巾雛能飛矣巢空鳩來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雪鵲乃復來略無爽也郝氏云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為而已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有為毀巢之道也 風俗通云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 御迓迎左傳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蓋以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云方有之也 鄭云猶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向其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 潘江云方並也二鳩並栖以比夫人與君同居 毛云將送也孔云夫人之嫁自乘家

車宜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自天子以至于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泉水云還車言邁箋謂還車者嫁時乘車今思乘以歸也知夫人之嫁自乘家車也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者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御之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之中矣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鄭謂衆媵姪娣之多也　按鳩字從九諸侯一娶九女故有取于鳩也　首章夫家以百兩迎之次章父母以百兩將之二姓婚姻之禮以成故總曰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愚按文王親迎之禮見于大雅大明篇此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亦以親迎為重而盛其禮有如此

采蘩　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按射義士以采蘩為節樂不失職也取末章夙夜在公為三宮夫人世婦有事于蠶者皆不失其職故士射以為節云　朱註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蘩白蒿也　季氏云蠶之未出者采蘩以洗之令其易出　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以便浴蠶故于沼于澗皆水瀕也　事謂所以成君服也禮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用少牢以禮之重其事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宫蠶室也上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箋言其旨此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則已入宫親其事矣　鄒氏云不言采蘩而言采蘩蘩之生常先于桑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灑而止蠶二十七日而老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在三宫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夫人特躬為之師賦事而不獻功故于蠶未出時躬采蘩洗之而事訖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云被首飾也　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註云被錫當讀為髲鬄蓋别賤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故謂之被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此其次也蓋指三宫夫人世婦之服耳毛云僮僮竦而敬也說文云僮通作曈日曈曨欲明也即下夙字意公即所謂公桑也當日欲明之時即起趨事自夙至夜竟日皆在

公所祁祁舒遲而歸也夙而趨事至夜則可以還歸矣非君夫人之重蠶事勤于倡率安能恪共無怠如此

采蘩三章章四句

愚按豳風曰蠶月條桑又曰八月載績周之先世以農起家其婦人以蠶績為事關雎即次以葛覃績事也鵲巢即次以采蘩蠶事也后妃夫人始至其國首先舉行者惟此二事足以見周室之所重矣及周之將亡其詩曰休其蠶織是棄其家法也序以為夫人奉祭祀之詩歿周禮后六服有三翟為祭祀之服而首飾有副編次三等后服祭服首服皆副則不用編可知况次乎此詩所稱之被即次也被非祭服固知非祭祀之事

草蟲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註謂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處感時物之變思其君子如此　郝氏云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為鍾情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為守禮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咏賢妻貴其禮也故序確而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草蟲阜螽皆蝗屬說文無喓字通作要象其結束精悍之形　趯說文云踊也陸氏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　婦人從夫其象有如此　鄭云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　昏儀云壻親受

之于父母是在女家已見矣而云未見者未見其待已之禮而心憂也　覯疑與昏媾義同謂成昏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云南山周南山也蕨虌也其初生類虌脚故名陟彼南山者其志在得所采猶女子適人其志在得所從也　陸氏云降所以反忡忡說所以反惙惙忡忡謂中而不下降下也惙惙謂綴而不解說解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陸氏云薇似藿禮芼豕以薇又謂之迷蕨莊子所謂迷陽是也　惙惙之憂深于忡忡傷悲之心苦于惙

慨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

愚按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始以憂而忘其悲至是轉憂父母之憂已不知有當于君子否思父母之心不覺轉憂而為傷悲情之至也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則鳴躍在深秋之候而薇蕨皆春時所有則草蟲特以況女之從男而采蕨采薇正仲春于歸時途中所偶見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愚按篇中語多與小雅出車詩同出車勞還率也其率隨南仲出征王者代為室人思征夫之辭曲體其情以勞之耳草蟲則作自婦人豈當日是詩已傳聞之于上而因入諸宴勞之篇邪

采蘋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禮記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註云祖廟未毀言此女于此祖有服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于君為疏故教于宗子之家 孔云此教成之祭祭無牲牢告成事耳非正祭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朱註賦也毛傳缺 爾雅云苹蓱其大者蘋 毛云藻聚藻也左傳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 昏義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云無足曰釜釜古作鬴錡三足釜也　鄭云烹蘋藻者于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按湆汁也鉶盛和羹器凡肉味之有菜和者則以鉶盛之故曰鉶羹芼者用菜雜肉為羹之汁先將蘋藻烹于魚汁之中始盛以鉶所謂芼以蘋藻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　按大宗大夫之始祖諸侯自嫡子以外盖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　奠置于地也　鄭云牖下戶牖間之前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戶東牖西皆南面去牖近故曰牖下所以不于室中者凡昏事為女行禮皆設几筵于戶外取

外成之義故教成之祭亦于戶外設奠也　戶陳也

鄭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　孔云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若宗女自祭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固知為教于宗室之女教成而祭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　朱註謂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序其事以美之也　孔云宗室大宗之廟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又云三月以來教之以法度故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使季女自設其羹則尸祭皆法度之教也季女嫁即為大夫之妻故序曰能循法度可以共祭祀矣

愚按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季女既教之以四德而後使之尸祭欲全成其婦道耳是

之謂循法也

甘棠　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蘇氏云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詩作于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蔽芾小貌甘棠杜梨也爾雅云杜赤棠白者棠杜澀而棠甘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言周禮夏官教茇舍註云草止之也孔云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　漢書王吉傳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　朱註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朱註敗折也勿敗則非特勿伐之而已猶云勿殘壞之憩古作愒本作偈說文云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拜說文云首至地也謂攀下也　朱註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程大昌云三章皆曰勿翦翦斷也勿拜則不伐不敗且不敢屈其枝使垂敬之至也　說稅通稅駕也

愚按齊景公愛其槐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人望而不敢指目而人傷之威不足以庇所愛也召伯之棠人自愛之惟其德也威與德之不相及若此

甘棠三章章三句

按譜謂文王作邑于豐分周召之地為二公采邑分施政教于

六州而采其詩為風愚謂文王身為西伯召公安得于此時稱伯必武王克商以後使周召分陜而始命為二伯而後有召伯之稱何氏謂二公于文王時未嘗用事故書君奭乃周召對語之詞其歴舉文王之臣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适及武王時虢叔先死則曰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而已周召分陜而治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之詩又當在康王之時考竹書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甍則是召公殁後始作是詩也玩詩辭意自是覩遺蹟而興思應作于康王之世後人編入召南耳　皇甫謐云召公文王之庶子勝殷後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按左傳富辰言文王昭十六國而無燕何也或以為王季庶子亦無所

本

行露　序云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愚按彊暴之男致貞女于獄訟而終不之從召公聽訟之明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厭足也浥濕也猶云濕透足也行露道上之露也仲春嫁娶之時道始有露故因以起興　左傳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自守之謂也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杜註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陸氏云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以譬強暴 禽經云雀交不一雄交不再 毛云速召也獄埆也孔云因証于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謂此也

愚按雀本無角也而穿屋似乎有角女本無家也而速獄似乎有家家猶夫也女以夫為家皆實無而似有也雖聽者不能無疑迨聽明後而鼠果無牙女果無家故曰室家不足慶喜之辭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先獄後訟者謂先繫之獄而後置對也

愚按末二句蓋已訟明出獄全其守禮之操而自幸也當必先為疑獄召公理而出之故序以為召公聽訟也室家不足亦不汝從皆訟明後之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

愚按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註云會男女謂初昏者也無夫家謂男無家女無夫矜寡者也此詩女不從男至于男興訟而女對獄豈委禽之時不由父母耶意即所謂女

無夫者彊暴之男強委禽焉而不受因有此訟耳觀詩辭皆女自為主也據孔云女為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于已而詩皆女與男訟之辭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若在父母之家女豈能自主乎必是仲春所會無夫之女也

羔羊　序云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古者素絲以英裘　英飾也以素絲為組紃而施諸裘縫為飾曰紽五紽合五羊之皮為一裘也百里奚五羊之皮蓋仿古制　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頻五紽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紽

耳皮大則賤正言其儉也　羔裘大夫趨朝之服嚴氏云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袖羔裘豹袪是也　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退朝之後君適路寢臣亦適其治事之館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非私家也此大夫蓋公爾忘私日恪于位以勤其官每宵衣而旰食其自公所服此羔裘故即所見稱之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上章言皮以有毛故稱皮此章言革則毛已脫去而裘將敝矣　緎說文云羔裘之縫也孫炎云裘縫之界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此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總說文云聚束也大約縫之起脊處曰紽有界限處曰緎合二為一曰總 羔裘至希革而縫見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節儉之至也自公退食退食自公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此外無事是其正直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朱註謂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愚按羔羊之臣儉于己而恪于位出入有常不見有宵衣旰食之勞想見太平之治官無廢事亦不好事循分自盡而已晚近功名之士目此輩為穿衣喫飯漢耳豈知此為世道之極治哉

殷其靁　序云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朱註興也毛傳缺　張敬夫云即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何者疑念之詞何斯之斯斯此人謂君子也違斯之斯斯此所謂室家也　遑暇也按莫敢或遑申違斯之義言所以久違家室而不顧者以王事至重非惟不遑抑莫敢遑耳　嚴氏云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詞知其未可以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毛云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孔云上言陽謂山之南此云側三方皆是　毛云息止也按人一呼一吸為息故謂息為止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鄭云下謂山足陸氏云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　處止也謂至家而安止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朱註謂南國之婦人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郝氏謂西伯率南國諸侯以服事殷其大夫以西伯之命共紂之役室家念之

愚按篇中斯字似指周言諸侯既已歸周而復事紂南國之大夫仍往役焉婦人疑之謂何哉業已斯矣而復違斯且莫敢或遑如此斯與彼對違斯者謂役于彼也蓋不敢質言耳歸哉歸哉歸于斯也因其違望其歸耳

摽有梅　序云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申培說女父擇壻之詩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毛云摽落也一曰擊也擊而落之也　曰七分者孔云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　求有選擇之意庶者未定之辭士者禮義之人曰我庶士蓋女父言云爾迨及也皇皇惟恐其

晚之意及此吉日而定其人非謂便于歸也女子盛年難久譬梅實之易落為父母者惟恐得壻之過時不覺其詞之急如此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者承上而言過此以往梅之墮落益多其在者餘三分耳　毛云今急詞也謂即今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云塈取也或謂塈當作槩槩平斗斛木也謂者父母遣媒妁通言姑先定約俟禮行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愚按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早後是則晚矣孫卿曰

霜降逆女氷泮殺止霜降九月也氷泮正月也自季秋至孟春皆嫁娶之時過此則為仲春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相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親迎也以事迫而禮簡耳故女十三而笄將以適人而父母之心急矣此詩急欲得壻然必曰求我庶士不背適非類也曰迨其謂之必待媒妁通言也慎重如此雖于情已急而于禮不欲苟且遷就序謂被文王之化者此也

小星　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朱註以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衆妾美之如此　按關雎之有樛木螽斯之有小星皆由君夫人不妒之感致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註與也毛傳缺　朱註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　内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若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撡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五日而徧其進御于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惟每月十五十六二夕日月相對夫人當御雖夫人不在此二夕衆妾不敢當御也　毛云三心五噣噣味也柳為味　孔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陸佃謂心之見在正春而噣之見在冬春之交不同時見也　何氏云三五在東不應言心專指噣也柳有八星步天歌云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亯晏大酺五星守是也而參與昴皆西方之宿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尚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皆謂見于南方也此詩作于冬春之交道其所見柳在東

參昴在南正一時事也　在公公所也古者王立六宮正寢一燕寢五正寢爲王后所專而燕寢諸嬪以時敘御諸侯之宮半于天子其敘御于燕寢之制亦宜同也衆妾進御于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謂之實沈昴謂之旄頭　陸氏謂進御之法娣兩兩當夕參昴二星也又皆西方之星其在于冬則以夕並見是也　鄭云裯牀帳也漢世名帳爲裯抱衾與裯即掌御敘于燕寢之事不猶不相若也　程子曰賤妾得御于君是其可以僭恣而踰分之時乃謹于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愚按古者閨門雍穆雖由夫人無嫉妒之心亦由名位既定秩然有常故衆妾皆得以義命自安而以進御為夫人之惠即如是安得有後世專房之寵奪嫡之禍乎

江有汜 序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朱註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作此詩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傳興也朱註同 汜說文云水別復入水也孔云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為汜 朱子云夏水自

江而別以通于漢復還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　郝氏云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　婦人謂嫁曰歸追數昔日之辭春秋能左右之曰以悔者嫡自恨其前日之非而改過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云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鄭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也

愚按獨留者謂不以進御而獨留不與諸娣同行非待年于國不與嫡偕行也處止其所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鄭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　鄭云嘯蹙口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

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歌以自解說也

愚按不我過言不以我過君寢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愚按此詩美嫡之能悔也蔡汝南云風之江汜雅之賓筵皆取于悔由變之趨于正也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歷觀後世妒婦之惡窮凶極禍至死不已未有中道而改過者蓋妒其本性又無學問以牖之故死而不知悔也若此嫡之後也悔悔而處而歌非關雎鵲巢之德化所感而能若是乎錄詩者次于小星之後以見江汜悔過之嫡即可以媲美于小星不妒之夫人也

野有死麕 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朱註謂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朱註興也毛傳缺　羅氏云麕一名獐獐章皇也飲水見影則驚而奔　郝氏云麕性淫而善奔物死則臭人皆惡之用茅包使不之覺即誘字意

愚按仲春為昏時女子既笄情思初開不言其思嫁而言其思仲春之月隱詞也　死麕包以白茅猶內本邪穢而外為修潔蓋知此女重禮故以此誘之吉士有禮之士也下一誘字明其非真吉士直欲以禮貌愚貞女耳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云樸樕小木也以野中之所見言言有死鹿在野外之林中也

愚按此章言女不受誘也古者儷皮為禮死鹿至賤凡樸樕中皆有之誘者知女所重在禮但取茅之潔白故全用白茅束之純者全也葢不僅包而已豈知其有德如玉白而且堅終不受誘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毛云舒徐也脫脫舒緩貌言其舉止從容也帨拭物之巾女所佩也內則云女子生設帨于門右感動也我指女子也詩人敬愛之至故以我稱之若託于女子之自道者然　孔云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　左傳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末章杜註謂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范質公云通篇皆詩人美貞女刺狂夫若作女子拒之之辭終乏風霜之氣

愚按帨巾也女子生而設帨言以巾櫛事人也感觸也無感我帨是絶其求婚之詞無使尨吠戒其勿更及門也詞雖從容而義實峻絶所謂温而栗玉之徳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愚按女子及笄之年而有懷春之心以來吉士之誘亦情所宜有者而卒能守身如玉不為所誘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與江漢之思游女者同歸于正非得王者教化之深不能有此

何彼襛矣　序云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

俟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徳也鄭云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 孔云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唐棣移也沈括云即白楊也陸氏云凡物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按唐棣之華一跗輒生二萼以比夫婦猶云並蔕芙蓉耳 肅雝敬以和也王姬在車中不可見但見其車和鸞有節則肅雝之度可知

愚按曷不肅雝似指諸媵之從車者言誰不肅雝也諸媵之和敬如此王姬之徳可知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華承上棣華而言言棣華穠如桃李也亦嫁時所見

毛云平正也謂武王女文王之孫　孔云平王者

寧王也大誥註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周公稱文

王曰寧王成王稱武王亦曰寧王皆主受命而言天

下既平俱得稱平王矣　按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王姬無見此詩稱平王當為武王豈武王之孫成

王之女耶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云緡綸也維絲伊緡言合絲以為綸也釣者必合

絲為綸而後得魚以興娶者必有媒妁合二姓之好

而後得娶　荀悅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

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

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由是觀之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萬世

之法也

愚按女之受聘從夫而行猶魚之受釣隨緡而去不知所釣何魚但見其為緡所牽即隨緡以行耳以喻王姬雖尊下降于齊居然有唱隨之義夫前婦後相從以歸齊矣次章主嫁者言故先以平王之孫尊王也末章主娶者而言故先以齊侯之子從夫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朱註疑平王為即東遷之平王宜曰也又因春秋有王姬歸于齊之文遂疑齊侯之子即襄公諸兒鄭氏謂若以平王定是宜臼則書大誥稱武王為寧王酒誥稱為成王又是何人

愚按二南決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召

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齒德位之最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于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係之召南也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大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爲召公而作故補入之

騶虞　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申培說騶虞美虞人之詩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茁出也說文云草初生出地貌葭蘆葦也鄭云記蘆始生者著春田之早晚

豝豵皆害稼之獸周禮迎虎為其食田豕所以除春農之害也　毛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也　鄭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何氏云騶虞謂騶御與虞人也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騶御也虞者掌山澤之官舜命益作虞周禮有山虞澤虞月令天子教于田獵命僕及七騶則田不敢斥君故呼騶虞而歎美之騶虞之仁君之仁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　按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豣于公明豵之為小也　陸氏云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　季氏云豝大故藏乎葭豵小故藏于蓬　獸五而僅一發以見獸之多而取之少仁之道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毛傳謂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後儒遂引漢武帝獲異獸騶牙為徵蓋因虞叶作牙而附會之也又況于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意文王之時二獸應感而至故詩人因以發興也

愚按騶虞為從畋之官無疑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備官也當亦以騶御虞人無不在列以充任使故謂之備官也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鄘衛譜略

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武王克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

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併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愚按一統志濬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即紂都也其南糟丘酒池遺跡可識漢時即其地置朝歌郡隋改為衛縣元省入濬州後廢今淇縣北門外有故殷墟碑實非朝歌也據朱序衛都河北朝歌之東則正是濬縣地矣譜云朝歌之北為邶謂朝歌以北當即自衛漳以南言之其地有美水鎮美里在焉稍南則比干墓應去朝歌不遠皆紂畿內地也疑邶即當在此西北百里之間但未考其故城所在耳鄘地在河以南衛自狄難後東徙渡河遷漕遷楚丘已遷帝丘皆是鄘地即今滑縣開州一

帶是也河道變遷今皆屬河北矣王肅服虔謂鄘在紂都之西一統志稱新鄉縣西南三十里為古鄘國皆謬

邶一之三 郝氏曰邶鄘皆併于衛各因其地所得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詩也 孔云凡詩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分屬三國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也至于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入鄘風于時國在鄘地夫人衛女詞為衛發故其詩屬鄘 劉公瑾曰皆衛詩而分係三國者意太師各從所得詩之地而係之也

柏舟 序云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宋記衛自康叔受封為孟侯子康伯六傳至貞伯俱降封伯貞伯卒子頃侯立厚賂

周夷王復命為侯　朱註謂婦人不得于其夫之作郝氏云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常托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逼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為仁人而其辭則似婦人語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柏性内貞外固以為舟不用濟渡而汎汎流于水中　喻有濟川之才不見用也耿耿小明憂之貌也輔廣云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于憂之一路分明其他固有所不及也

愚按如有隱憂者泥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胷中有物耳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朱註賦也　鑒鏡也茹納也歐陽子云火日外景金水內景鑒之于物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我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是以見嫉于羣小而獨不遇也　凡弟僚友也列國大夫同出公族固有凡弟之誼今悉比于羣小不與同心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朱註賦也　此承上章往愬逢怒而言葢凡弟責以不能委曲從時而自信其心之專一終不能易其所守也　毛云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賈誼云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棣棣富也不可選

衆也　棣通作逮說文云及也謂威儀無不及也朱註選簡擇也言威儀棣棣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

自反無缺之意

愚按其人自命如此寧肯貶節以苟合取容乎故孔子引此詩以為無體之禮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朱註賦也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于事小人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故憂國悄悄之心反見怒于羣小也

孔云覯自彼加我之詞受從我受彼之辭　說文云寤覺而有言曰寤辟通作擘說文云撝也摽擊也

覯閔受侮至于寤覺之際撝手拊心皆為國事痛非徒自傷其過也　錢芳標云覯閔謂所見皆可傷閔

受侮謂受羣小之侮因其閔而益揶揄之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朱註比也　嚴氏云微不明也日月食則微十月篇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是也日食于朔月食于望今更迭而微以喻君臣之皆昏也　如匪澣衣蘇氏云憂之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灈也

愚按次章呼僚友爲兄弟則此固同姓之臣義不可去殆箕子我不顧行遯之意歟

柏舟五章章六句　劉向列女傳稱此詩爲衛宣夫人所作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請還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願同庖不可使人愬于齊兄弟齊以謂

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此自一宣夫人非宣姜也朱子本列女傳之意改為婦人不得于其夫之詩亦因其情辭有類于婦人耳

愚按劉向上封事論弘恭石顯傾陷正人引此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解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其指又與序合但據詩辭雖有凡弟我心匪石等句與列女傳所稱不殊編詩者于邶鄘二風以兩柏舟冠其首知衛風之淫非由于紂由宣公也

綠衣　序曰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左傳衛莊姜美而無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母嬖子驕所謂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鄭云綠當作褖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又次之次之者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為裏　毛云綠間色黃正色按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可為衣但可為裳也　嚴氏云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　曷維其已言僭禮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家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嚴氏云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曾鞏云亡失也言此心之憂無時失去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治染治之也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今人爭尚此間色古未之尚也 毛云訧過也孔云古人謂制禮者

陳櫟曰不得于夫而不疾其妾唯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此類是也

愚按前二章傷綠之僭黃也此章傷時之尚綠也時方貴綠故一時婦女相尚染治此色之絲豈知古人之以其非正色而賤之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鄭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愚按此章傷己之違時也御絺綌于凄然寒風之候不時可知然時不可與爭也思古人處此惟有守禮

安命自甘棄擲而已姜盖一以古道自處也班婕妤怨歌行云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己諒人絶無爭寵之意殆將近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序稱衛莊姜傷已謂與載馳竹竿之類皆婦人所自作也

愚按若夫人自作何以不列于衛而列于邶且莊姜詩多入邶風意宮中女史之徒有邶女焉能紀其詩故傳諸邶耶不則為此詩者係邶之士大夫傷姜之失位而惡嬖之上僭猶衛風之咏碩人也

燕燕　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鄭云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于是大歸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朱註興也毛傳缺　燕鳦也一名鷾鴯燕燕兩燕也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故莊姜以比送歸妾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郝氏云燕雀依人為孚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于嬀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比　鄭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舒己憤盡己情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頡說文云直項也頏爾雅云鳥嚨也蓋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雙燕各飛興己與嬀形影相望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孔云上曰頡下曰頏飛有上下音無上下因飛而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下為音曰下音故曰下上其音

送于南者毛傳云陳在衛南朱子謂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鄭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　按塞淵與文公秉心塞淵義同有困心衡慮憂深思遠之意　淑慎其身言善能謹衛其身內塞淵而外溫惠即所以善慎其身也　寡人姜自稱猶稱未亡人也

愚按姜述嬀臨時分手之語勉姜以先君為念勿記其平昔之無禮而坐視其國家破亡也其同仇報國之意隱然言外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愚按戴嬀大歸于陳未幾石碏令其子石厚從州吁朝陳以請朝于王因使人涖殺州吁于陳葢嬀歸陳而碏之計始定嬀在陳而碏之謀以成州吁不忌陳并不忌嬀可謂至愚而嬀之智亦深且密矣觀其與姜相得如此臨行但勖以先君之思大義凜然此豈能一日忘桓公之仇乎塞淵溫惠淑慎其身置身于萬全之地然後可以圖人姜之稱歎不置亦意其有深心耶

日月　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

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朱子云明是莊公在時所作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朱註興也毛傳缺　鄭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謂日月相望之時有敵體同德之義　毛云定止也

鄭謂胡能有定為不能定完也

朱註謂其心志回惑無有定時也

愚按逝者一往不返之謂莊姜于綠衣之篇動思古人蓋事事欲以古道自處亦望君以古道相處而不然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報荅也言以禮事莊公公不以恩荅已也何氏云寧不我顧猶望其顧也寧不我報猶望其報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孔云日之始照月之方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也　忘說文云不識也謂不記也倘能有定則昔所以待我者皆不復記憶之矣

愚按德音謂其一言一笑皆不輕有之以為德也如顧我則笑之類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不得于夫而怨父母無可奈何之情也　何氏云畜我不卒猶俗云養不到老誤我一生耳

愚按上言不報此言報我盖報以無禮甚于不報也然倘能有定則皆與相忘不復稱述之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愚按序謂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而鄭以為未定完也朱子以為莊公在時作是也

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諺云母愛子抱州吁之寵以嬖人為之母也完之未定以莊姜之無寵也姜自傷以已之故致完之未定而所憂莫大乎此而尚冀其以夫婦之誼顧我

報我意在定完而已定完則公平日之無禮于己皆可以相忘而不足道矣

終風　序曰衛莊姜傷己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朱子謂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暴狂也謂竟日狂風也說文云暴晞也亦風亦日比莊公之意態無常不可測識也

顧我則笑玩一則字見原無笑意

愚按莊姜以禮自守公惟無禮相加其不合宜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爾雅云風而雨土曰霾　惠然肯來期望之詞莫往莫來言我不往則彼亦不來姜無自往之理莊公終亦不來往來斷矣而尚思之不置姜之厚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說文云陰而風曰曀三章皆以終風比其狂惑始而曰暴尚有日也繼而曰霾不見日矣又重之以不日之曀總無開霽之時矣比其狂惑日甚也　嚏說文云寤解氣也今俗人嚏則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宗鏡錄云動靜無不應于心如詩之願言則嚏謂人之思己則嚏足知心應千里故得稱心靈也

愚按此承莫往莫來而言言不望君之來矣或亦有時念及于我而使我一嚏乎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曀曀即不日有曀也虺小蛇也虺虺電光之貌前三章言風與終之以雷比君之狂惑不止于昏蔽而已將有無道之事施于嫡矣末句承上則嚏而言言君雖不啻及我而我終不能釋諸懷姜愈厚愈以見公之薄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作

愚按詩辭實為莊公作也篇中直寫情事其狂惑無道之狀宛然如見國將亂矣姜非徒以失寵自傷如後世長門之怨也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愚按平陳與宋專為伐鄭衛人既與宋公陳侯蔡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此當是再伐鄭時從軍者久役于外不得歸家之作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此用兵謂治兵時　曾鞏云擊鼓踊躍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人所甚憚者州吁以為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耳　土土功也城築城也按漕在今滑縣治南漢為白馬縣戴公廬于漕即此南行伐鄭鄭在衛南也言役土功者非不勞苦猶處于境內去家不遠南行則有死亡之懼言歸何時此章追述始行之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毛云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　鄭云平陳與宋衛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時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衛欲伐鄭使宋為主以是陳尚未從宋故先合二國之好而後進兵也　何氏云先是平陳與宋即往伐鄭既五日而還魯公子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

曰不我以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者久居處者暫止言不我以歸或久或暫總之無還日也　喪馬謂身死馬去唐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也　鄭云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此蓋囑家人以後事也左傳蹇叔哭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于殽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即此意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合也闊疏也猶言離也言夫婦之情死生以之雖有合有離終不相棄成說謂夙誓之言執手而期以俱老蓋欲有合無離而白首同歸也

愚按成說謂已成之說約以死生契闊毋相忘也又申以偕老之誓今則中道棄捐不能踐前語矣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愚按此承上章言向以契闊為憂今所憂者豈惟闊兮且生還無望矣復申之曰洵哉不得生還矣昔日之成說不足信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何氏謂伐鄭之師既歸在途復聞再往軍中寓書與家人訣別

之詞後三章皆家書中語也

愚按左氏魯衆仲對隱公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觀此詩畔離之端已兆于此

凱風　序云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季氏云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無怨言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爾雅云南風謂之凱風蓋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傳云豫章以木

稱郡酸棗以棘名邦是酸棗即棘也　陸氏云棘性堅強貴風之長長其心之生更難于榦　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吹彼棘心將以趣其造實也　母之養子于少時最為勞苦故于夭夭言劬勞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朱註興也下同　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　棘而為薪則雖長大而不能成材明母氏之空勞也聖善明智賢淑之稱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邑　通典云寒泉在濮陽東南浚城水經注云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云寒泉在浚之下也　按濮水在衛之南屬鄘地此為邶邶風邶在衛北疑别有浚非濮

陽之浚也

愚按七子仰乳哺于母猶浚人仰汲飲于寒泉也寒泉以一勺給通邑而不倦猶母氏以一身養七子而忘勞蓋至有子七人而母益重其勞苦矣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郝氏云睍睆羽好貌猶熠燿也大東云睆彼牽牛檀弓云華而睆皆明也謂鳥聲誤　內則曰父母之所下氣怡聲以黄鳥興者自怨不能和顏色順詞令烏不如也

愚按莫猶無也謂鳥猶有音以悦人耳七子無可以慰母心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季氏云孟子謂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所謂過小必奉養有闕而

其母憤怒諸子欲自勞苦非謂衛之淫風盛行而其母欲嫁也如此尚得謂小過哉

愚按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有子七人而欲適人似無此理季氏謂為一時憤怒之辭而序亦謂七子能慰母心以成其志則母亦固有志者也　從子勗仍云凱風盛于夏黄鳥嚶于夏寒泉亦冽于夏此詩因即景而興情之作

雄雉　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作是詩　朱註謂婦人思其君子從役于外而作

愚按篇中既不見有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之事亦無有婦人思其君子之情意為賢者遊宦于衛當宣公之時見其主昏國亂欲去而適有道之邦而不能去也故有始而自悔中而有思既而自解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毛傳興也朱註同　陸氏云雉性耿介妒壟護疆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内要以一雄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呴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也泄通作曳飛不越域故有牽曳之象　毛云阻難也鄭云懷安也

愚按周官士執雉此蓋仕衛之士以雄雉起興嗟其泄泄飛不出域言不能遠舉也于是悔其初至之時懷安不去而阻滯亂邦實自貽之患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嚴氏云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雉飛不越分域故其鳴音近而可聞　朱註展誠也說文云轉也惟此君子展轉于懷也

愚按此言已身阻滯于衛如雉之飛不能遠舉其音或上或下只在近地不相離也而我所向往之君子不能往見徒展轉以勞心而已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朱註賦也

愚按雉飛雖不越域日月則遠近所共見也明明在望而終以道遠莫致惟付之悠悠之思而已奈之何哉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朱註賦也　百爾君子泛指列國在位者而言

愚按此章因不能遠去復為自解以安身之辭謂既不能擇地以行其道惟有隨地以善其身耳凡今之在位者知何者為德行乎但我能泯其忮害貪求之心則到處相容雖危邦亦可以免患矣

雄雉四章章四句

愚按通篇未見有思行役之情末章不忮不求二句亦決非婦人語鄭箋以為刺宣公宣淫之事益謬矣

匏有苦葉 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朱子但云刺淫亂之詩

愚按非淫詩也當是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守禮之士雖踰婚期不肯苟就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匏苦匏也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　嚴氏云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令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　朱註濟渡處也毛云自股以上為涉以衣涉水曰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

愚按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有過時不能行禮者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者謂禮不備而成昏也以禮成昏猶之以匏濟水水已深而匏未可用涉水者或厲或揭方便以從事亦猶仲春媒氏之會王者所以便民情也此章泛述其時事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朱註比也　瀰說文云滿也　羅氏云雉耿介之禽應義氣其鳴以頸相勾　化書云雉不再合信也

毛氏朱子皆據爾雅文謂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不求其雄而求異類之牡以比之淫　說文云軌車轍也轍車迹也毛云由輈以上為軌按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車輪高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也

愚按有瀰言水之滿濟盈言渡水者之衆　鷕者應聲也雄唱雌和故鷕字從唯明非其雄不應也　書識牝雞詩刺雄狐左傳秦筮伐晉亦曰獲其雄狐人古樂府有雄兔脚撲掤雌兔眼迷離非以雌雄目走者耶求牡與求雄何異有鷕雉鳴象男之求女之應也　北方于水不甚深處皆以車渡子產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泜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皆可証也蓋于仲春之時爭往求婚譬之爭涉水以求濟而

已獨曳輪不前不欲苟且以從俗也彼有鷕之雉雌雄相感而鳴亦各求其牡耳言各有其偶非吾偶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朱註賦也　毛云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云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者謂使之來歸于己　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言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渙之時

愚按稱士者自重之辭鳴鴈旭旦必以禮也迨冰未泮必以時也惟其自命為士故不肯苟同于俗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朱註比也　毛云招招號召之貌　鄭云舟人之于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為妃匹

也

愚按卬須我友是須其意中所欲得之女也女必待六禮備而行乃為士之所欲得者乃真我友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言刺宣公夫人並為淫亂鄭云夫人夷姜也胡肩嘉云刺淫之詩未有若苦葉之辭微矣豈有所避而然與

愚按春秋時淫亂不道未有如衛宣者詩人于新臺無所避豈于此偏微其辭乎朱註直以為刺淫亂之詩此皆為雉鳴求其牡一語誤耳

谷風 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申培謂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

作是

詩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習習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谷風詩詁云風自谷出宋玉賦大風盛怒于土囊注谷口也谷風盛怒之風也又加以陰以雨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黽蠹也越王見怒蠹式之爲其有氣以喻奮躍從事而不自量力者勉强也曰黽勉者言雖力所不堪猶勉强爲之其盡心于夫如此無處可致爾怒不宜者自信之詞　葑即蔓菁菲似蓄一曰土瓜也

愚按葑菲根美可食葉不足觀言人之采之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以喻婦人宜取其德不取其貌左傳

曰季引此二語謂取節焉可也　德音莫違謂初時
信誓之言皆好語也言猶在耳其忍違乎及爾同死
此信誓
之言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爾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朱註賦而比也　此章述其被棄而去傷其夫之恝
然無情也　畿者疆限之名毛云謂門內也孔云周
禮九畿言期限之義當是所居與人分界之處　爾
雅云荼苦菜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荼也薺甘菜其
實曰董繁露云薺以冬美　鄭云荼
誠苦矣比于己之苦則荼甘如薺矣
愚按此章詩意婦去而夫不送言己之雖去心尚依
依欲行而足不前足與心違也為夫者縱不能遠送于

野即邇而畿內亦或可以薄送乎而𢙣然至此此所以益重其苦雖荼不如矣更念已去之後新人得意

恩如兄弟則婦心之苦又寧可道哉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朱註比也　毛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湜說文云水清見底也　季氏云涇濁渭清及既合流則渭亦因涇而濁　渭因涇濁是涇以之濁以猶使也　沚水渚也二水既合清濁難分惟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可見横溪為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笱以承其下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愚按此章傷已之拮据成家新人坐享其有恐不知艱難而輕費之反謂舊人無所遺也如濁涇入渭使渭亦同濁俗謂清水拖入濁水是已然雖涇渭難分而渭之沚本自湜湜終不可混耳以猶任也爾豈不知我之可任乎而今寵任新人不屑我矣凡我所拮据而成之業皆囑新人囑新人善守我成慎毋逝梁發笱使我之蓄積一旦頓盡轉謂笱本無魚以有後言于我也已又念現在之身且不見容身後之事又何暇恤哉聽之而已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朱註興也 鄭云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 說文云方併船也泳潛行水中游浮行

水上也　鄭云言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也　救之者孔云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孔子以為此無服之喪也　程子曰言不但治其家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朱註賦也　鄭云慉驕也說文云起也作　興之意育爾雅云養也與既生既育皆以生理言　鞫說文云窮也張子云育恐謂生于恐懼之中育鞫謂生于困窮之際　及爾顛覆鄭云及與也與女顛覆盡力于衆事難易無所辟　方文云蓼莪之詩云母兮鞠我注鞠養也又曰長我育我皆毋之事此詩叙其育

子之勤無時不恐惟恐其育之不成鞠之不至及爾之身而顛覆宗祀也既生既育則有家又有子矣而比予于毒所謂變恩為讐也

愚按我德即上文勤家恤鄰之事阻拒也言不以我德為是使我為德之心闌也自念百事盡心而乃無一見取譬賈者百貨俱陳如買者之不顧何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朱註興也　說文云旨美也蓄積專言蓄菜　劉公瑾云古人場圃同地秋收則築圃為場以納禾稼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御冬也　曾鞏云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

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說文云洸水涌貌毛云武也徐鍇云言勇如水之涌也蒼頡篇傍決曰潰毛云怒也按水潰則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詒相欺詒也肆說文云習也塈說文云仰塗也

愚按當冬月無菜之時則旨之當春夏新蔬之時則厭之言旨蓄而厭棄已在言外　有洸以下皆述其以御窮之事言向時汝之家無人經理其有也如水之乍涌而洸其消也如水之四出而潰我乃習勤以治之所謂黽勉求之者是也由今思之皆受汝詒耳今家既完且固矣汝與新人安享其成亦謂昔者之家曾有此乎不念昔者有洸有潰之時而為汝補葺塗墍者為誰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愚按衛無夫婦之倫自莊公以來久矣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序稱衛人化其上者此也

式微　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此詩及旄丘皆黎人所作黎侯為狄人迫逐往衛請救衛不能救因為寓公旄丘則黎臣居守者之詩此則其從行者所作也

孔云黎在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路史謂黎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壤在衛之西　赤狄潞也晉伐潞伯宗數其五罪奪黎氏地其一也

愚按左傳晉滅狄酆舒奔衛衛尚存奪黎地之罪人宜其不卹黎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朱註賦也毛傳缺　孔云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微君者視其君若無有也中露猶言露處

無有庇覆所謂越在草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胡安國云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　泥中猶泥塗也　鄭曉云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言側身天地耳

式微二章章四句　鄭謂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黎臣勸其歸水經注云黎陽在衛郡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因以為名

愚按黎國在衛西北黎之往衛自西而東故旄丘詩曰匪車不東而黎陽在衛之東不應處之以益東也且黎侯既棄其國國非黎有矣將安歸乎意必為狄所迫奔衛請救衛不之救始失其國卒賴

晉復立之耳此時國猶未失也處以二邑當在失國之後非作詩時事也

旄丘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此為黎居守之臣望其君之請救于衛久而不至之作列女傳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也黎于衛非徒為與國實以婚姻其望救以此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喻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于君事亦疏廢也　郝氏云旄丘丘之不斷絕者葛亦不斷之物毛遂曰從之利害而言而決日出而言

日中不決即此意也　觀後有狐裘蒙戎之句則自暑歷寒其多日可知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註賦也　處止也與偕也春秋師師例能左右之曰以言何其止而不來當必有與偕來者何其為時之久當必有左右之而來者屬望之切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朱註賦也　狐裘指黎君所衣蒙戎亂貌裘之敝也車指黎君所乘東指衛也言我君東來請救自夏徂冬裘且敝矣而叔伯莫與我同心以拯其危奈之何哉　范質公云衛兄弟之國也其臣亦兄弟也而呼以叔伯式微之臣固應如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朱註賦也　瑣細也尾末也勢且至于漂散衛之君臣猶坐視不一引手邪褎說文云衣袂也　嚴氏云凡盛服則有瑱名為充耳非真塞其耳也褎衣博帶端拱不動充耳無聞始土木偶人耳情之急怨之深也

愚按末章蓋自傷其君臣流離瑣尾極力呼號不足以動衛君臣之聽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郝氏據史記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業耳　錢邦芑云狄難正當晉景公之世霸國主盟不知幾世矣衛之不能為伯黎豈不知之其來請救自以婚姻之誼耳

愚按二詩入邶風疑黎君之寓當近邶地

簡兮 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云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故以為號 黄帝時使伶倫截竹吹之以為黄鍾之宮周景王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鍾儀自稱伶人魯語伶簫吹歌及鹿鳴之三皆以樂官為伶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朱註賦也毛傳缺 說文云簡兮別之也謂分別能舞與否者將使之舞也 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春秋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 商頌曰萬舞有奕夏

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是太廟學宫皆用萬也　孔云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時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日中星鳥左傳馬日中而出者是也　鄭云周禮大司樂以樂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皆有教士之職故賢者不得志亦樂爲之今乃施之公庭以供悦耳之娛屑越甚矣　在前者即下文公庭之前處止也此教舞之伶官在公之前其所止之地位則在衆舞者之上頭也言日中之時舞當在學而今乃在公前嗟之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毛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　有力二句與舞事無關但稱其人有武勇材藝耳

愚按古者樂師教舞故舞用士人瞽師奏樂而已詩稱伶官故專言其舞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孔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賓筵之詩云籥舞笙鼓 周禮言舞羽吹籥蓋執羽以舞吹籥為節 翟說文云山雉尾長者 陳暘云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容聲由陽來故執籥于左左陽故也容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舞節論云翟進則籥退籥進則翟退 按有力二句為武舞執籥二句為文舞先武後文蓋周時萬舞之制然耳 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象箾為武舞南籥為文舞

爵飲罷毛云祭有畀煇庖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云散受五升 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疑即秉翟之輩因以為稱賢者失職于此乃以畀翟之禮施之賤斯甚矣

愚按上章刺意在公庭萬舞此章刺意在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小栗苓甘草也鄭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愚按榛以實籩豆苓以備藥物盛王之世時無棄物各得其用以喻賢者皆不失職也西方美人指文王興學教士樂師籥師官皆教士之職今為公庭伶人而已不惟賢者失位官亦失職也能無傷哉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本三章章六句朱分四章今從之

愚按朱註以此詩為賢者自作玩詩辭皆從旁贊歎賢者之語極贊之乃深以刺時之不用也故序曰刺不用賢

泉水 序曰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故作詩以自見也 按詩有思須與漕之語考須城在楚丘東南漕邑作曹漢白馬縣皆在今滑縣也衛戴公渡河廬于此意是詩之作其于衛遷國之後乎特不知為何國之夫人作也據其所思出宿飲餞之地泲與禰不可考而干與言為二山皆邢地豈其國近邢耶邢衛同為姬姓曰諸姬與謀蓋欲過邢而問之耳北方之國由邶入衛或詩先傳諸邶故以入邶風耶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

毛傳與也朱註同　毖深幽也說文作恥云直視也泉水即百泉也出共城蘇門山淇水出河内林慮山

言泉為衛水淇為衛地水無情而自衛出者還至于衛已本衛女而不得歸衛是泉水之不如矣特以父母殁無歸寧之理故欲即諸姬而與之謀耳劉公瑾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及同姓女為媵朱子以諸姬為姪娣又下文諸姑伯姊謂即諸姬則諸媵中亦有夫人姑姊行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朱註賦也　毛云泲地名或曰水名也沇水東流為泲泲亦作濟　按沇水發源王屋有東西二源合流至

溫為濟水西南入于河溢而出河之南為滎水又東出于陶丘合汶水入于海其流甚長安得指一處以為濟耶應別是一地名耳禰地無考大約此二地與下文干言相去不遠　此言歸有出宿飲餞之處皆嫁時所經過者但念女子既嫁與父母兄弟相去已遠行止將安問乎幸諸姑伯姊近可就問也蓋自知父母歿而歸寧之非禮也左傳引此詩以為知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註賦也　載脂以脂塗其舝自未設舝時言載舝則脂之已畢乃設舝于車耳凡車不駕則脫車頭之舝將行乃設之故云然還車言乘其嫁時之車而還也　按出宿飲餞之地凡兩擬所在皆意中虛想之

辭　鄭云瑕猶過也一曰玷也即上文諸姑伯姊之問問其歸于禮無玷乎抑于義有害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朱註賦也　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考肥泉入淇之後淇水遂分為二一出共城東至黎陽入河一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衛女既嫁之後不得復歸故以托興

愚按衛女自知不可以歸前之云云已成虛想徒思肥泉而于此永歎耳須漕之思空自悠悠出遊寫憂歸念絕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楊氏謂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

泉水四章章六句何氏以此亦許穆夫人之作自傷已力不能救衛欲因邢曹二國以控于齊干與言爲邢之二山夫人所以思由曹以至邢也

愚按詩辭但思歸而已絕無遑迫請救之情始而思淇終而思須與漕有相去益遠之思當在戴公廬曹之日所作

北門　序曰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終自始至今之謂　毛傳寠者無禮也貧者困于財也無財故無以為禮　方祈雋云艱者難也貧寠而有室人之累尤為難耳詩不言君之禄薄而歸之于天無可奈何安之若命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朱註　賦也凡以事往來于王所者曰王事政事謂國事也　毛云適之也言凡有王事至不之于他而之于我埤增也益而更益也一者無有分任者也言王事既任矣國之政事復一以相加其勞如此而貧無以為家致室人交徧之讁周書所謂弗能有好于而家者是也已焉哉三句與上文同為歎貧之辭

愚按我入自外一語極盡貧寠之情在外且置勿問入自外則交讁者至纔是苦處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朱註賦也　敦說文云怒也韓詩云迫也蓋督促而不能副其意則怒也　遺通作貽謂悉以委之而不問也推猶挫折也以貧窶之故來室人之譴而至于摧傷哉貧也交則無人不然徧則無事不然矣

北門三章章七句

愚按邶在衛北此殆有事于北方出北門而過其家因傷其家之貧而作者

北風　序云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子謂詩為君子見幾而作非百姓相攜而去以末章攜手同車恐非賤

者作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北風冬風冬而自北則殺物雱旁通說文云普也　雪助風為虐　虛邪通作舒

徐謂寬緩也言國事孔急其去不宜緩矣

愚按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邪者正之反人身氣虛則邪乘虛而入國事亦然言正人失位在位皆邪人也時勢之危孰急于此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喈通作偕說文云強也霏雰也雪落急也歸歸休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之烏字全象烏形但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情也狐赤烏黑滿目皆是不能分別其何者非狐何者非烏以喻衛君臣同惡相濟無有出乎其類者　陸氏云狐羣者烏合者又管子謂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本皆利合不以道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古之君子危邦則去之衛伯玉閻亂由近關出以此律之猶未

為先發作也

靜女　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愚按詩刺夫人也君雖無道夫人不失德可以輔邪為正如靜女為人所慕而能以禮自守使慕者息其邪心奈何夫人之從君于邪耶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朱註賦也毛傳缺　靜以德言姝以色言　城隅朱註幽僻之處

愚按此好色男子偶于城隅見靜女愛之因愛生癡遂妄謂女有心俟我于此也而靜女去不復見其為守禮者可知猶搔首踟躕以冀其從見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孌說文云慕也言此女之可慕也彤管鄭云筆赤管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盖主于規誨也

愚按上章靜女既已不見其人猶戀慕不已而更通殷勤于女貽以彤管彤管所以紀過明非禮之事不敢犯也所以謝絕之者峻矣迺慕者雖覩彤管之赫然而悅懌女美有非彤管之所能却者　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女史紀事規誨之所執此言悅而不敢犯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爾雅云郊外謂之牧毛云荑茅之始生也易曰藉用白茅茅本潔白之物靜女以自況也

愚按上章有彤管之贈尚不能絕其人懌悅之情後以野外之荑貽之自比于草茅之賤而有潔白之操悅懌者至此而後益信其美且異之也所異者不在美人之色而在其所貽指荑與彤管言也觀靜女之能以禮拒人而夫人之從君于邪為可刺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朱註以此為淫奔期會之詩

愚按此女既拒非禮絕不與通可也不宜有所贈然女在城隅必微族也見女而慕者必力能致此女也使人踰意于女女不之荅貽二物以明己意直令慕者靡然自止豈非靜女

新臺　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朱註賦也毛傳缺　蘇氏云國人疾宣公而難言故但識其臺之所在而已　說文云泚清也瀰滿也鄘氏云泚蓋偲汗流之貌孟子謂其顙有泚是也言此臺之可羞宜其有泚雖河之瀰滿豈能挹而滌之乎毛云籧篨不能俯者鄭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珍

朱註賦也　洒說文云滌也浼汙也有洒承上章言新臺之汙即以河水洗滌之併累此河水亦浼浼汙濁矣　珍絕也言如此惡物何世間不鮮而不絕哉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朱註與也　毛云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鄭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作親臺申培說作覦臺嚴氏云此齊人聞而惡之故作是詩以籧篨戚施詆衛君無媍非衛人之辭也

愚按宣公公然築新臺以納子婦豈畏人之識乎即閭人譏之當不以為嫌且非必爾時之作必見不出自衛人乎　衛之淫風自新臺始前此無淫詩也

二子乘舟　序曰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按伋壽爭相為死事載史記左傳考劉向新序謂壽之母謀欲殺伋立壽使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

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其後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欲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因竊伋旌以先行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死痛其代己死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毛傳以為使賊先待諸隘壽竊其節而先往云云則毛氏所載皆後一節事其二子乘舟之詩實不作于是時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朱註賦也毛傳缺　景影同養通作恙說文云憂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瑕玉病也思子所自處者既無瑕玷此行寧有害乎疑辭也蓋揆諸理而姑以自慰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愚按二子之詩繼新臺之後昭淫報也二子皆賢者二子不死則朔不得立而衛禍不作狄人不能滅衛録詩者以之終邶風明衛之亡亡于新臺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田間詩學卷一